



國朝文獻通考
卷一百一十五



高尔基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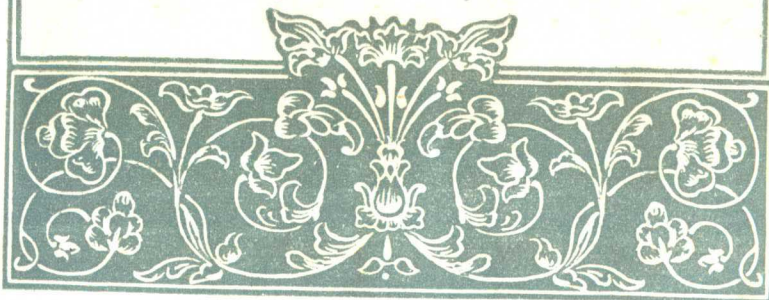
童 年

刘遼逸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壹玖伍陸年 玖月 貳 叁日



童 年

高爾基 著
劉 遼 譯

*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北 京 京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

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套 號：(440) 字 數：183 千

開 本 33.5"×46" $1/32$ 印 張 $7\frac{15}{16}$ 插 頁 10

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1—8000

精 裝 定 價 (6) 1.88 元



高 尔 基
巴 黎 · 一 九 一 二 年

給

我的

兒子

在幽暗而狹小的房間裏，我的父親躺在窗下地板上，他穿着白衣裳，身子伸得特別地長；他的光腳板的腳趾頭，奇怪地張開着，一雙可親的手安靜地放在胸脯上，手指也是彎的；他那一對快樂的眼睛緊緊地閉住，像兩枚圓圓的黑銅錢，他的和善的面孔發黑，難看地呲着牙嚇唬我。

母親跪在那裏，上身沒穿衣裳，下身圍着紅裙子。她用那把我愛用來鋸西瓜皮的小黑梳子，把父親又長又軟的頭髮從前額梳到後腦勺；母親老是自言自語，聲音粗重而且沙啞，她的灰色眼睛發腫，彷彿要融化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淚水直往下滾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手，——她長得圓圓的，頭大眼睛也大，鬆軟的鼻子挺可笑；她穿着一身柔軟的、極好玩的黑衣裳；她也哭，但哭得挺特別，彷彿附和着母親的哭聲似的；她渾身發抖，拉着我往父親身邊推；我躲在她背後，死撐着不願去；我又害怕又難為情。

我從未見過大人哭，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對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。

“跟爸爸告別吧，你再也看不見他了，親愛的孩子，他不到年紀，不到時候就死了……”

我得過一場大病，才剛下地；我病着的時候，我記得很清

楚，父親高高兴兴地看護我，可是後來，他忽然不見了，却換了一個奇怪的人——外祖母。

“你從哪兒來的？”我問她。

她回答：

“從上邊，從尼日尼^①來的，不是走來的，是坐船來的，在水上不能走，小鬼！”

這真可笑，使人摸不着頭腦，因為在我們家樓上住着幾個染了頭髮和鬍子的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一個黃臉的卡爾麥克老頭子，是販賣羊皮的；沿着樓梯，可以騎着欄杆溜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翻着筋斗往下滾，——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。這和水有什麼關係呢？一切都弄錯了，都糊塗得令人好笑。

“為什麼我是小鬼？”

“因為你多嘴，”她也笑着說。

她講起話來又親切，又快樂，而且流利。從見到她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要好，現在我希望她快點領我離開這間房子。

母親使我感到壓抑；她的眼淚和號哭都在我心裏引起新奇的、不安的感覺。我第一次看見她這個樣子，——她平時態度很嚴厲，很少說話；她總是打扮得乾乾淨淨的，平平貼貼的，她的個子高高大大，像一匹馬；她有一副筋骨堅硬的體格和兩隻勁頭極大的手。可是現在，不知為什麼，她全身都膨脹起來，弄得亂七八糟，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，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爛爛的；頭髮本來梳得很齊整，像一頂光亮的大帽子，現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，搭拉到臉上，編辮子的那半頭髮，來回擺動着，觸動睡着了的父親的臉。我已經在屋裏站了很久，可是她連一眼也不看我，

① 尼日尼是尼日尼·諾甫高羅德的簡稱；“尼日尼”在俄文是“下面”的意思，所以小孩子誤會他外祖母是說從下面來的。——譯者註。

她老是梳父親的头髮，不断地号啕大哭，眼淚撲簌簌地直流。

穿黑衣裳的鄉下人和警察从門縫裏伸头看看。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：

“快點收拾！”

窗戶是用黑披肩遮着的；披肩給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來。父親有一次帶我划帆船。忽然霹靂一声雷响。父親笑起來，膝头緊緊挤着我，大声說：

“沒關係，不要怕，魯克^①！”

母親忽然从地板上挺身站起，馬上又坐下去，仰面倒下去，头髮鋪散在地板上；她緊閉着兩眼，刷白的面孔變青了；她像父親那樣呲着牙，声音可怕地說：

“把門關上……阿列克塞——滾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開了我，跑到門口喊道：

“親愛的人們，不要怕，不要管她，为了基督，請你們走開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生孩子，請原諒，好人們！”

我跑到黑暗的角落裏，躲到箱子後面，从那裏看母親在地上打滾，呻吟，牙齒咬得格格地响，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，親切地、快樂地說：

“为了聖父和聖子，瓦留莎，忍住點兒！聖母保佑……”

我嚇坏了；人們在父親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團，碰他，唉声嘆气，喊叫，可是他一動不動，彷彿还在笑呢。人們在地板上忙了很久；母親好幾次站起來又倒下去；外祖母像一個又黑又軟的大皮球，从屋子裏滾進滾出，後來，忽然有一个小孩在黑暗中哭了。

① 魯克是阿列克塞的爱称。——譯者註。

“謝謝你，主啊！”外祖母說。“是個男孩！”

點上了蠟燭。

我大概是在牆角睡着了，——以後的事全記不得了。

留在我記憶中的第二個印象，是雨天，墳場荒涼的一角；我站在溜滑的粘土小丘上，看父親的棺材放進一個坑裏；坑底全是水，還有幾隻青蛙，——有兩隻已經爬到黃色的棺材蓋上了。

在墳旁邊，有我，有外祖母，有渾身淋濕了的警察，還有兩個手拿鐵鍬的臉色陰沉的鄉下人。溫暖的雨點像細碎的玻璃珠子，一股勁地向我們身上洒。

“埋吧，”警察往一旁走開，說道。

外祖母哭起來，用頭巾的一角捂着臉。兩個鄉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墳坑裏撒土，打得水拍哧拍哧地响；那兩隻青蛙從棺材上跳下來，開始往穴壁上爬，但是土塊把牠們打落到坑底兒。

“走開，遼尼亞^①，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說；我從她手裏掙脫了，我不想離開。

“你真是的，上帝啊，”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還是埋怨上帝，她低着頭，默默地在那裏站了很久；墳都埋平了，她還站在那裏不動。

兩個鄉下人嘭嘭地用鐵鍬平地；颳起一陣大風，把雨颳跑了。外祖母攙着我的手，領我穿過許許多多發暗的十字架，向老遠老遠的教堂裏走去。

“你為什麼不哭啊？”我們走出圍牆的時候，她問我。“應當哭一場！”

“我不想哭，”我說。

^① 也是阿列克塞的愛孫。——譯者註。

“不想哭，那就不要哭好了，”她悄悄地說。

很奇怪，我很少哭，即使哭，也是因为受了气，不是因为疼；父親常常笑我流淚，母親也總是吵我：

“不許哭！”

後來，我們坐着一輛小馬車在寬寬的泥濘的街道走，街兩旁都是深紅色的房屋；我問外祖母：

“那兩隻青蛙能爬出來嗎？”

“爬不出來了，”她回答。“別管牠們，有上帝保佑呢！”

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，都沒有這樣親熱、這樣頻繁地唸叨上帝。

過了幾天，我、外祖母和母親，搭上了輪船，坐在小小的船艙裏；剛生下來的弟弟瑪克辛死了，躺在角落裏一張桌子上，屍體包着白布，外面纏着紅帶子。

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，从那又圓又鼓、像馬眼睛的小窗戶往外眺望；在潮濕的窗外，泛起泡沫的混濁的水不斷地流，時常飛濺起來，舐着窗戶玻璃。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。

“不要怕，”外祖母說，她兩隻軟綿綿的手輕輕地抱起我，又把我放到行李上。

水面上是灰茫茫的濕霧；遠方是黑色的土地，可是它接着又消失在霧裏和水裏了。周圍的一切在晃盪着。只有母親把兩手放到腦後，倚着船壁一動不動地站着。她的面孔陰暗，鐵青，瞎子一般，她兩眼緊閉，老是一聲不响，人完全變樣了，變成了一個新的人，連她穿的衣服我都覺得陌生。

外祖母低聲對她說了好幾次：

“瓦莉亞，我說，你最好吃點東西吧？”

她沉默着，一動不動。

外祖母和我說話時，聲音很低，和母親說話時，聲音高一點，但有點小心，胆怯，而且說得很少。我覺得她怕母親。我看出這一點，這使我對外祖母更親近了。

“薩拉托夫，”母親突然生氣地大聲說。“那個水手呢？”

連她說的話也很奇怪，令人听不懂：薩拉托夫，水手。

進來一個寬肩膀的白頭髮的人，穿着一身藍衣裳，拿來一個小匣子。外祖母接過小匣子，把小弟弟的屍體放到裏面，裝好後，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門口走去，但是她太胖，要側着身子才能擠過狹窄的門，她停在門口，可笑地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媽媽！”母親叫了一聲，從她手裏奪過棺材，於是她們倆不見了，我還留在艙裏，細細地瞧那個穿藍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麼樣，小弟弟死了吧？”他彎下身來對我說。

“你是誰啊？”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薩拉托夫是誰啊？”

“是城市。你往窗外看，那不是！”

土地在窗外移動着；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霧氣騰騰的，像是剛從大圓麵包切下來的一大片麵包。

“外祖母到哪兒去了？”

“埋外孫子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底下嗎？”

“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兒？”

我講給水手聽，埋父親的時候，活埋了兩隻青蛙。他抱起我，摟緊我親了親。

“噫，小弟弟，你還不懂事呢！”他說。“用不着可憐青蛙，不

要管牠們！你可憐可憐媽媽吧，你看她難過得成了什麼樣子！”

汽笛在我們頭頂上嗚嗚地響了。我已經知道這是輪船拉笛，所以不害怕，那個水手急忙把我放下，拔腿就往外跑，一面還說：

“要快跑！”

我也想跟着跑。我走到門外。在半明半暗的夾道裏一個人也沒有。離門不遠，樓梯上的鑲銅閃着光。我往上一看，看見一些背着背袋、提着包袱的人們。很顯然，大家都要下輪船了，——那我也应当下輪船。

可是，當我和一羣男子們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，大家都對我嚷起來：

“這是誰的孩子？你是誰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有老長時間，人們擠我，扯我，摸我。最後，那個白頭髮的水手來了，抱起我，解釋說：

“這是從阿斯特拉罕上來的，從艙裏跑出來的……”

他抱着我跑到艙裏，把我往行李上一丟，就走了，一面指着我嚇唬說：

“再動我就打你了！”

我頭頂上的吵鬧聲音漸漸地靜了，輪船已經不在水上撲撲地響，也不打顫了。艙裏的窗戶被一堵潮濕的牆擋住；變得又黑又悶，包袱好像脹大起來，擠得我難過，一切都變得不好了。也許，我一個人就這樣永遠留在这空蕩蕩的輪船上嗎？

我走到門跟前。門開不開，門的銅把擰不動。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大勁兒朝銅把打過去。瓶子打碎了，牛奶濺了我滿腿，流進了靴筒裏。

因为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，我躺到包袱上，悄悄地哭起来，哭着哭着，噙着泪水就睡着了。

我醒来时，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。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一个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，皱着眉头，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囔着。她的头髮多得出奇，密密地盖着两肩、胸脯、两膝，一直垂到地上，乌黑之中泛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髮提起来，拿着，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髮绺裏；她的嘴唇歪扭着，黑眼珠儿閃耀着气忿的光芒，她的臉在大堆的头髮裏变得又小又可笑。

她今天样子很兇，但当我問起她的头髮为什麼这样長的時候，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調說：

“大概这是上帝給我的惩罚，上帝說：給你梳这些該死的头髮去吧！年輕的時候，我曾誇耀过这一把馬鬃，到老來，我可詛咒它了！你睡吧！还早着呢，——太陽睡了一夜剛起來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！”

“不想睡就不睡好了，”她馬上表示同意，一面編辮子，一面往沙發那边瞧，母親就在沙發上躺着，臉朝上，身子直得像一根弦。“你昨天怎麼把牛奶瓶子打破了？你小點声說！”

她的話是唱出來的，字字句句都像鮮花那样溫柔、鮮艷和丰满，一下子就牢牢地打進我的記憶裏。她微笑的時候，那黑得像黑櫻桃的眼珠兒睜得圓圓的，閃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，在笑容裏，露出堅固的雪白的牙齒，虽然黑黑的兩頰有許多皺紋，但整个面孔仍然顯得年輕，明朗。但这面孔却被鬆軟的鼻子、脹大了的鼻孔和紅鼻尖兒給弄坏了。她从一个鑲銀的黑色鼻烟壺裏嗅烟草。她的衣服全是黑的，但通过她的眼睛，从她內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滅的、快樂的、温暖的光芒。她腰弯得幾乎成为駝

背，肥肥胖胖，可是舉動却像一隻大貓似的輕快而敏捷，並且柔軟得也像這個可愛的動物。

在她沒來以前，我彷彿是躲在黑暗中睡覺，但她一出現，就把我叫醒了，把我領到光明的地方，用一根不斷的線把我周圍的一切連結起來，織成五光十色的花邊，她馬上成為我終身的朋友，成為最知心的人，成為我最了解、最珍貴的人，——是她那對世界無私的愛豐富了我，使我充滿了堅強的力量以應付困苦的生活的。

四十年前，輪船走得很慢；我們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，我清楚地記得最初的幾天是多麼美。

天氣變好了，我和外祖母從早到晚都呆在甲板上，頭上是明淨的天空，兩邊是被秋天鍍了金的、用綢緞縫起來的伏爾加的河岸。淺紅色的輪船順流而下，輪槳徐徐地、懶懶地、轟轟隆隆地拍打着藍灰色的水，船尾拖着一隻長長的貨船。貨船是灰色的，樣子像一隻土籠。太陽在伏爾加河上空不知不覺地浮動着；每點鐘周圍的景緻都是新的，都在變化着；翠綠的山好似大地的富麗衣服的華美褶兒；河兩岸有城市，還有鄉村，遠遠看去宛如一塊塊的甜點心；水面上飄着金黃色的秋葉。

“你瞧，多麼好啊！”外祖母時時刻刻這樣說，一會兒跑到船這邊，一會兒跑到船那邊，她容光煥發，高興得睜大了眼睛。

她常常對着河岸出神，把我也給忘了；她站在船邊，兩手交叉在胸前，微微笑着，一聲不響，眼裏含着淚水。我拉拉她的挑花的黑裙子。

“啊？”她抖擻了一下。“我彷彿在打瞌睡，做了一個夢似的。”

“你哭什麼？”

“親愛的，我是因為快樂和年老而流淚，”她微笑着說。“我已經老了，你知道吧，我的歲月過了六十整了。”

她嗅了嗅鼻烟，開始給我講一些珍奇的故事：慈善的強盜的故事、聖人的故事以及各種怪獸和妖魔的故事。

她講童話故事的時候，聲音很低，很神秘，她俯下身子湊近我的臉，睜大了眼珠兒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，就彷彿往我心裏灌輸一種使我振奮的力量。她說話像唱歌似的，越說越流暢。听她說話使人有說不出的愉快。我每次听完以後，總是要求：

“再講一個！”

“好，再講一個：有一個老家神坐在灶爐底下，麵條兒扎進了腳掌兒，他搖來晃去的，哼哼吱吱地叫：‘哎喲，小老鼠，疼啊，哎喲，小老鼠，我受不了啊！’”

外祖母抬起一隻腳，兩手握著它，懸空擺來擺去，可笑地做一副苦臉，彷彿她自己感覺疼痛似的。

水手們——一羣長鬍子的和藹的男人——站成一圈兒，他們一面听，一面笑，誇獎外祖母，也要求說：

“老太太，再講一個吧！”

然後他們都說：

“走，跟我們一塊兒吃晚飯去！”

吃晚飯的時候，他們請外祖母喝窩特卡，請我吃西瓜和香瓜；這都是偷偷地做的，因為船上有人禁止吃瓜果，他會把瓜果奪走扔到河裏的。他穿得很像警察，制服上釘有銅扣子，整天價醉醺醺的，人們都躲開他。

母親很少到甲板上來，總是躲開我們。她始終沉默着。她身軀高大，挺直，面孔發黑，鐵似的冷靜，粗大的淺色辮髮像王冠

似的盤在頭上——她全身都是結實有力的，我現在回想起來，總覺得有一層霧或者透亮的雲包圍着她：從這雲霧裏，她那一對跟外祖母一樣大的灰色的眼睛，彷彿從遙遠的地方冷淡地眺望着。

有一次她嚴厲地說：

“人家笑您呢，媽媽！”

“管他們呢！”外祖母滿不在乎地回答。“讓他們笑去吧，讓他們痛痛快快的笑個夠吧！”

我記得，外祖母一看見日日尼，她高興得就像小孩子似的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推着我走到船舷旁邊，大聲地說：

“你瞧，你瞧，多麼好看！那就是日日尼，我的天啊！瞧它，簡直像神仙住的地方！你再瞧那教堂，彷彿是在空中飛翔似的！”

她幾乎哭了出來，央求我母親說：

“瓦留莎，你倒是看一看啊，唉？大約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！高興高興吧！”

母親臉上露出一絲苦笑。

輪船停在美麗的城對面河心當中，河上擠滿了船隻，幾百根尖尖的桅杆聳立着。一隻滿載着人的大船向輪船靠攏來，鈎杆抓住了輪船梯子，人們一個個的走上甲板。有一個又瘦又小的老头在最前頭飛快走着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長衣服，鬍子是赤金色的，有着一副烏嘴鼻子和一對綠瑩瑩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親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聲，就整個身子撲到他的懷裏，他抱着她的頭，用那通紅的小手很快地撫摸着她的兩腮，聲音尖厲地喊道：

“怎麼啦？傻孩子。噢喲！原來是這麼着……嗨，你們這些人啊……”

外祖母像陀螺似的亂轉，轉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擁抱過，